

宋教仁軼聞拾遺

羅澤霖

張之洞慧眼識英才

開國人豪宋教仁先生，他的安邦治國大業，國史館當有翔實記載，中外雜誌年來亦有數篇，刊載其德業偉績，毋庸贅述，惟尚有軼事遺漏，不無遺憾。先生籍隸湖南桃源，筆者原籍常德，兩縣毗連，二縣人士過從頻繁。余生也晚，未能瞻仰其风采，但常聞父執輩述及其軼事逸聞，言之鑿鑿，人所共知。雖微不足道，而見微知著，其行徑「亦狂亦俠亦溫文」底氣概，即知先生乃非常人，故為使潛德幽光不致湮沒，謹補述數則，以供中外讀者參閱。

先生在青少年時代天資敏捷，就讀縣中淳江書院，喜博覽羣書，法律、政治、兵學、地輿誌等書，莫不涉獵，且過目不忘，每與同輩縱談天下事，輒有卓見，人皆欽佩。亦研讀詩詞，著有石印本詩集，名噪一時。縣中末科翰林某公，知之召至其家，備紙囑寫對聯，以試其才智。先生立即書就「禹域腥毡滿，天涯道路悠」，翰林公認為有排滿含意的大忌，厲聲責為狂狷，囑僕從端茶送客，不歡而散。民國肇造，先生榮膺要職

，回家省親，家鄉父老設宴，聯名邀請至翰林第餐敘，以示歡迎；先生屆期前往，賓主甚歡，後詢及近來曾吟詠詩詞否？先生見以前所寫的對聯，已精裱懸掛客廳，答云：近來公務紛忙，無暇有此雅興，休閒時亦翻閱唐人詩句以消遣。猶記憶：「飯後已了各西東，愧我東黎飯後鐘，二十年前塵土面，于今始得碧紗籠」，翰林公私付語有飄意，不禁赧然，躬送至大門始別，眾謂翰林公何前倨後恭，傳為佳話。

光緒二十八年，清廷詔頒興辦學堂章程，湖廣總督張之洞銳意新政，提倡科學，興辦實業，在武昌舉辦新式教育機構，文普通為新學制之一。先生因母親督促，前往報考，錄取肄業時，值帝俄圖謀併吞我東三省，國內外人士怒潮澎湃，留日學生黃興、陳天華等回國呼籲國人醒悟，鼓吹革命思想，曾至該校演講，述及滿清政府顛覆，區分滿漢畛域之智，贏得全場聽眾共鳴，反應熱烈，先生因之得識黃、陳諸志士，和他們組織革命團體，這是後話。先生在校時年事較輕，而成績優異，見解深邃，有鶴立雞羣之勢，師生無不敬佩。張之洞總督聞知，親往該校巡視，特

召見與之密談二小時，彼此立誓，所談不足為外人道，究竟他倆談些什麼，迄今無人知之。臨行張之洞撫摩其頭頂曰：「後生好自為之」，先生答云：「大人請拭目待之來日」，相互莞爾而別。後先生做出驚天動地的偉業，足見張之洞獨具慧眼識英才。

革命俠士龍頭大哥

宋教仁先生在家鄉年輕時，即與覃振（留日，曾任國府司法行政部長，為反共先鋒）、吳景鴻（留日，曾任教授、湖南民政司長）、楊少炯（留日，曾任國府文官局長）、楊次炯（留日，大學教授）、楊幼炯（留英，曾任大學教授、立法委員）、劉溫基（留日，辛亥起義時殉國，為先生總角生死患難之交），每次聚會，僉以革命事業，祈期對付敵人，當不計生死，而須以其學問辦法，才能克敵致勝，以後建國，更須高深學問，始克有濟，革命者對學養不可掉以輕心，互勉。故上述人士，各個皆有相當成就，實非偶然。在此同時，先生鑒於漢留幫會乃社會組織，為反清復明之宗旨，雖非官方機構，然其言必信，

行必果，已諾必誠，有游俠氣節，與革命主義有吻合之處，故毅然參加。由於學識淵博，為會衆講解「海底」的意義——按「海底」為幫會詳載法規及聯絡隱語舉止行為的重要文件，因清廷查稽嚴密，恐被沒收而失傳，因此用鐵盒裝置沉於海底，後查辦鬆懈，再由海中撈起備用，故名。所講深入淺出，闡明精細，兼述革命意義，作將來起義之臂助，備受會衆推崇敬仰。不二年，會中公舉先生為掌門人物龍頭大哥，主持幫會事務。先生就讀文普通時，與黃克強、劉揆一、譚人鳳、蔣翊武等在湘組織興華會，在鄂組織科學補習班，從事革命運動，相互呼應，事洩為校方斥責離校，旋東裝渡日本，得晉謁總理孫中山先生，遂與黃興、汪精衛、張繼組織留學生同盟；發行民報及二十世紀新支那，由之主持筆政，以文學鼓吹革命，雄筆犀利，博得各方好評。日本社會人士譽之為「中國革命之俠士」，時清廷駐日使館將其留日公費除名，促之回國，乃改名為宋練，入早稻田大學攻讀法政，學業益進，交遊益廣，風度溫文儒雅，復富磁性，故各界人士樂與之遊。

閩們江口的閩島，為中國屬地，日俄之役，戰場於我東北地區進行，清政府無能，不能阻止其在我領土上踐踏。是役帝俄敗績，將閩島割與日本，清廷尚不知悉。時先生在早稻田大學肄業，會同黑龍會數人，前往東北實地考察，根究閩島沿革疆域，蒐集資料多種，編著「閩島問題」一書，署名宋練，印行。在北京留日學生會羣起呼籲，保固國土，復於報端披露，請政府依據此

冊為張本，爭回領土。事為慈禧太后知之，飭進呈此書，閱畢，怒責外交大臣，謂如此人才，不能引用，殊為可惜，立召慶王手諭，宋練着給五品京堂來京任職。西后一諭，外務部大肆緊張，特派先烈吳祿貞將軍為閩島案辦事大臣（吳氏為革命黨人，留日習軍事，時任協統，辛亥革命時為奸人謀刺殉國於河北石家莊火車站，後人立銅像紀念），復令駐日使館，查宋練其人，促其返國供職。先生素機警，惟恐孫總理當日在倫敦蒙難之事重演，不願貿然應召，就商日人學友社會黨領袖白輝次郎，認為須慎重行事，決定由白約使館人員，定期至白宅聚談，捏詞謂宋君乃傑出之士，為謀黃種人共同利益，經邀請加入日本國籍，內務省已核准，近日即可公佈為雙重國籍，定期宣誓，故暫不便他往。是日邀有早大英俊同學三人，皆着和服，陪侍先生左右，以壯聲勢，終未到北京，使館人員莫可奈何。留日人士得知先生將返國任要職，咸來道賀。先生鄭重表示：「爭回閩島主權，乃炎黃子孫為國家盡點責任而已，至應召返國任職，我寧願餓死，也不做滿清的奴才官。」其高風亮節，有如此者。

相士玄機識穿筏工

光緒末葉宣統年間，清政府視孫中山總理與宋教仁先生為造反要犯，通令緝拿，就地正法，於是兩人改名為「孫汶」、「宋教仁」。辛亥初夏，先生由家鄉亡命出走，乘坐留日同學楊悅廷世伯之木筏，偽裝木筏工人，由沅水過洞庭，入長江，而抵漢陽鸚鵡洲。沿途每到一埠，即有幫

會友迎接款待宋大哥。抵洲之日為農曆五月初三，籌款洽購日本輪船票。初五日，啓碇赴東京，這天為端午節，該輪員工留漢口度節，故遲延一天，先生趁這天邀楊世伯同遊黃鶴樓，楊謂就在洲上度節，不宜外出，免遭不測。先生云：「我本主張在長江流域起義，武漢乃中心地帶，軍事要地，遊樓為登高處觀察形勢，作來日戰鬥準備。」楊謂：「依你之見，同遊黃鶴樓；但須依我條件，你不可改裝，作我這大老闆的僕役。」先生慨然應允。甫抵斗機營石階，一相士拉着先生說：「先生官運已顯示於眉宇之間，不出數年，當位列三臺——撫臺、臬臺、學臺，來日發跡請賞碗飯喫。」先生云：「我只是個架筏木工人，做夢也不想做官，請看看我老板如何？」相士端詳一番說：「他是有幾個錢，仕途之路不通。」果然未及一年，南京政府任命先生為法制局長，又於北京政府擔任農林總長，江湖術士的玄機，真不可思議。

辛亥起義後，革命黨人羣集武昌，為謀指揮統一，組織都督府。中堅分子因各有重要任務，離開武昌。為權宜計，公推前協統黎元洪為都督，黎氏才能平凡，對革命亦不熱衷，因緣時會，環境所逼，將黎於床下拖出來擔任斯職。其出告示安民，亦不肯寫黎元洪全名，只書一黎字而已。府中軍務由黃克強督率，指揮作戰，決勝疆場於外；政務由先生主持，運籌帷幄於內。武昌戒嚴，四方八面志士前來參加革命者日衆，皆須經先生核准，始能進城。吾邑先賢張炯星舫先生，為其中之一。旋清軍南下，革命軍失利，漢口失

守，漢陽緊急，武昌震動，府中人員惶惶不可終日。先生睹此情況，召集府中人員集合，即席鄭重宣布，有云：「我們革命起義，九次失敗，這次義舉，本破釜沉舟決心，不成功，便成仁。今天情勢，有似當年曾潑生（國藩）在祈門處境，出此一步，即無死所，各位欲離去者，聽便，我宋某絕不退却，我個人還有手槍（拔出置於桌上，鏗然有聲）及子彈數十發，當和敵人拚到底，最後留子彈兩顆，為我自己用的，之後才有面目見先烈於九泉。」以其勢如虹，慷慨激昂，衆皆感動，咸願共生死，陣腳於焉穩住。翌日聞湖南四十九標由王隆中協統率部即可到武漢參戰，九江已由林森、吳鐵城控制，宣佈獨立，士氣大振，彼時如非先生堅忍不拔之毅力，督府人員如星散，則辛亥之役歷史又當重寫。

衣錦還鄉舊雨話舊

上海、南京起義，相繼光復，黨人集中金陵，都認為政治建設須有周密政綱，具體法規，公推先生主稿。旬餘未見動靜，黃克強、胡漢民等向之催索一閱，先生云：「這種重要文件，你們何必先看，等孫先生回國後審定。」似有目無餘子之矜持。孫總理中山先生抵滬，南京黨人多前往迎迓，先生未同行，住入幽靜小旅社，窮二晝夜，振筆疾書，完成臨時約法及國民黨之大政見兩稿。呈送督核，內容充實，詞藻典雅，備蒙讚賞。時南京組織政府的人事安排，章太炎謂：「總統一職，論功績推黃克強；論才華推宋遜初。」以後某也總長、次長，某也省長，而先生僅任

法制局長，人有抱怨不公平者，先生云：「共和政體，絕不可以清律和滿人祖宗家法來治理國政，爾後法制典章，均須改絃更張，從頭做起，事繁任重，只恐力有未逮，何必計較名位。」孫總理聞之，喟然歎曰：「本黨同志，如個個像遜初的胸襟豁達，光明磊落，何患建國不成。」迨後黨指派先生任袁政府總長及黨理事長代理人，良有以也。

清末年間，清政府視先生為造反要犯，緝拿甚厲，被迫離鄉背井多年。民國成立後，北京政府成立，趁機返鄉省親，先生因時間有限，不克一一拜候，遂設宴邀請父老友好重聚，傾訴離懷。席間有村儒數人，認為先生三十歲的年輕人蓄鬚鬚、着夷服，不以為然。先生解釋云：「北京政府高級官吏多為五、六十歲的人，我為應付環境，故意裝老，聲稱已五十三歲，故留鬚。至於穿着西服，顯示我是留學生，帶回輕便新形象。」

又一村儒詢問先生做的什麼官，是翰林院編修、侍讀、上書房行走，還是軍機或尚書呢？答云：「我是主管稼穡的官，要使四萬萬同胞都有飯喫衣穿，名位好像尚書。」衆皆欣然讚曰：桃花源風水好，地靈人傑，宋家祖人有陰德。滿室融融，盡歡而散。尚有舊日幫會人士，欣聞宋大哥做了大官還鄉，由遠道來到桃源道賀，先生着往日形式的服裝，親切地和他們閒話家常，並叮嚀不要忘記祖師爺的忠義精神及幫規信條。三天期間，有數千人到來，先生設宴款待，開流水席，喫了四十頭肥豬。由此可知先生在幫會裡人望

、德望之崇高了。

反袁稱帝被刺殉國

北京政府任宋教仁先生為農林總長，雖非所長，不克盡情展佈，然亦盡訂邊境移民植林、內外蒙古、滿洲測量土地等計劃方案。供職期間，目睹大總統袁世凱施政措施，罔顧國計民生，祇圖個人利益，與共和民主政治大相逕庭，每撰文揭發其陰謀載諸報端。

袁世凱以先生為國民黨要員，不敢公然阻擾，想盡方法，用權術聯絡結納無效，又給無限制數目支票簿，聽其支用，以資羈縻籠絡，亦遭拒絕。嗣先生南下，到各省市演說，述明共和民主政治主旨，與北京政府之倒行逆施，聽衆無不動容，共鳴折服。袁氏甚為忌憚，嗾使其爪牙，用鉅款買得流氓，於民國二年三月十二日，在上海北火車站狙擊暗殺，先生壯烈殉國。噩耗驚傳，震撼中外，輿論譁然。各報紙列論痛斥奸人詭計無耻，致成爲二次革命導火線。先生臨終之時，託于右任及各同志善視老母。于氏甲喪諒詞有云：

「先生之死，天下惜之，先生之行，天下知之，吾又何記。爲直筆乎？直筆人戮；爲曲筆乎？曲筆天誅。嗚呼九京之淚，天下之血，老友之筆，賊人之鐵。勒之空山，期之良史，銘諸心肝，質諸天地。」悲憤之情，溢於字裏行間。

訂閱「中外雜誌」「時代文摘」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